

# 我也笑

我也笑。因為剛才有人笑。

從超市出來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放學的女生，看樣子應該是中學生，背着書包，邊走邊低着頭竊笑。附近並無其他人，仔細看她也沒有戴藍牙耳機，並不是在與人打電話。那麼，一定是想起了什麼開心的事。是考試得了好成績？還是心儀的男生給她寫了一張小紙條？

往前走了一會兒，又看見一個穿着高跟鞋步履匆匆的OL，捋了捋頭髮，笑意漾在臉上，皓齒粲然。也必是有愉快的事止不住地從心底跳出來吧。今天談成了一筆大生意？公司給批了三個星期的大假？又或者是剛剛認錯人弄了個尷尬的誤會？

兩三好友邊走邊談笑風生，絲毫不稀奇。但一個人的時候，笑着走在路上，多多少少會惹來旁人的忤度。而今幾分鐘內連續看到兩個這樣的人，想來這種事自己平生也未曾遇到幾次。

於是決定：我也笑！笑了一下，又覺得，笑這種事，跟小酌一樣，總得有點佐酒的東西。那就想想有什麼好笑的事情吧。想到昨天在小紅書發了個帖子，第一個點讚的人的ID叫「我愛吃飯，我吃吃吃」，這個ID好好笑，樸字見奇，卻無比形象生動。想到這，竟又忍不住笑出聲來。又想到上次到超市買香菜，結果做飯時才發現，馮京當馬涼，買到的不是香菜，而是日本的「三葉」芹。呵呵。

忽然，一陣清甜的香氣傳來，原來是幾棵高大的丹桂伸出牆外。怎能不抬起頭，眯着眼，抿着嘴，揚起嘴角，深深地將那香味吸進鼻腔裏呢？我見桂花多嫵媚，料桂花見我應如是。三秋桂子，四山晴翠，正如頭上這令人襟懷廓然的蔚藍高天。

笑一笑，十年少。幾下笑，就把長長的路笑短了。也許自己剛才傻笑之際，又被另一個人疑惑地看到了吧？也許，他也會笑起來吧。



逢周三、四、五見報

# 綠酒不覺醉

正因為歐洲葡萄酒業極度發達，明明手裏有牌的奧地利才一直呆在尷尬邊緣。論知名度、銷售量，特別是在亞洲市場，幾乎可以說鮮有問津，可一旦走進業內圈子，就會發現這個產地已經成了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大概是風水輪流轉，從前低調的奧地利，如今也快藏不住了，憑藉一個綠維特利納，一隻腳就邁進了「名流圈」。

綠維特利納（Grüner Veltliner）這個葡萄品種可以說是奧地利的獨門絕技，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的產量都來源於它，更直接奠定了在出口市場上的強悍地位。論起雜交關係頗為複雜，「祖輩」之一是大名鼎鼎的瓊瑤漿（Gewurztraminer），不僅帶着貴族氣息，也把這葡萄天然的高酸、豐滿特性發揮到極致。很多不了解葡萄酒的人一聽到「高酸」，就會下意识望而卻步，事實上，在特定語境裏，所謂酸是一種味覺構成，而非單一特質。很多優質甜酒恰恰要靠高酸來平衡濃烈的甜，才會有味蕾上驚艷、奇妙的感覺，所以高酸並不是貶義詞。因為奧地利氣候冷，綠維特利納成熟晚，有利於芳香積累，因此會帶有柑橘、核果的活力，還夾雜着一絲白胡椒香，跟很多美食都能自由百搭、無縫銜接。

聽到這，很多人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沒錯，這個葡萄特性會讓人一下子想到長相思。有趣的是，它的成名之路也跟這有關。在前些年幾場重要的盲品大賽中，這隻名不見經傳的酒擊敗各路「勁敵」，拿獎拿到手軟。等掀起蓋頭才發現，原來它不是釀造精緻的長相思，而是來自奧地利的新秀，其中讓人難忘的礦物質風格，包括非凡的陳年潛質，正是奧地利風土的完美展現。綠維特利納常常被裝在綠色的酒瓶中，一眼就能從芸芸眾生裏區別出來，「綠酒」呢稱才口口相傳，直到如今。



逢周二、三、四見報

到山東聊城開會，返程前有三個多小時「檔期」，友人說：你第一次來聊城，看幾處古蹟吧，列出了山陝會館、光嶽樓、鐵塔三大名勝，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說：三個小時看三處，要我做特種兵嗎？他笑道：保證不耽誤你坐高鐵。一場聊城「快閃」訪古就此開啟。

三處古蹟離得都不遠。山陝會館是當年晉陝商界駐各地的辦事處，全國有多所。聊城這一座在古運河西岸，坐西朝東，始建於清乾隆八年，至嘉慶十四年成如今的規模，耗銀六

萬多兩。門樓一聯：「本是豪傑作為只此心無愧聖賢洵足配東國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氣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聖人」，可知供奉的是關聖人。會館因此俗稱「關帝廟」。館內磚雕、木雕十分精美，題材多為文學戲曲故事，主題集中於「孝悌」，和關帝崇拜之「忠義」精神，合成了中國人最傳統最硬核的價值觀。

光嶽樓「資歷」更老，始建於明洪武七年，已是六百五十歲高齡。樓上下四層，純用卯榫搭扣，尤其第三層為「結構層」，繞行一圈，可清晰

看到木構件縱橫交錯、疊扣跨連，巧奪天工。三四樓之間為「空井」，建樓時用來升拉木料，建成後採光通風，亦見巧思。爬到最高層，聊城風光一覽無餘。古來名樓不乏名篇，寫光嶽樓的詩文卻不多，順治時進士施閔章詩曰「危樓千尺瞰滄溟，泰岱東來作翠屏」，氣魄非凡，是極好的。

最後去的隆興寺鐵塔始建於宋，明代倒塌重鑿。形制與佛寺中常見的磚塔木塔相似，卻是生鐵鑄造，約十二米高。石頭底座雕着憨態可掬的力士，還有風化了的伎樂人，有幾個依稀可辨帶有胡人相貌。去時已近傍晚，天色漸漸暗下來，似乎把鐵塔蒙上一層保護色，愈顯其古樸沉實。

聊城這三處古蹟堪稱國寶，又都處市井之中，化作當地人日常生活裏的風景，訴說着這座運河造就之城的前世今生。

網絡又出現新流行詞語「卡皮巴拉」，它是水豚（capybara）的諧音。水豚是食草動物，被稱為「情緒最穩定的動物」，無論外界發生怎樣變化，牠們都維持一副永恆不變的平靜面容，相關表情包和文創產品很流行。

搜索了一下水豚的百科，牠看起來傻乎乎憨態可掬的樣子，外形像一隻沒尾巴的大耗子，四肢短短，身材圓滾滾，鼻孔朝天，十分呆萌。水豚每天主要就是吃飯睡覺、游泳泡澡、曬背小憩，經常被踩了

一下，依舊無愠色不生氣，主打情緒穩定。

在快節奏社會，人們做事追求高效率，每日匆匆喘不過氣來，情緒也容易變得心浮氣躁。年輕人喜歡卡皮巴拉，喜歡的是牠身上極其穩定的情緒。這甚至影響了一些女孩的擇偶標準，她們在社交網絡談此話題，沒想到很多人已經把「高富帥」的標準退居其次，而是把情緒穩定放在了首位，舉例細化包括：遇事不抱怨，對方有小過失不責怪，心情差不亂發脾氣；不會「呸」一聲奪門而出，不會

靈活現，與表演者的肢體融合為一，成為有靈魂的活獅子。如何喚醒當年沉睡的國人靈魂，就是《醒·獅》全劇的主題。

《醒·獅》以四位主要角色建構故事。男角阿醒和龍少都是具有舞獅能力的年輕一代，後者曾經一度被西方國家的鴉片誤導而墮落深淵，幸好能夠及時覺醒。鳳兒是龍少的妹妹，與阿醒情投意合，最後為拯救民族而貢獻自身。醒母是長輩，扶持新一代覺醒復興。《醒·獅》劇雖然以百多年前的往事為背景，但是自覺精神延



逢周三見報

# 聊城「快閃」訪古

萬多兩。門樓一聯：「本是豪傑作為只此心無愧聖賢洵足配東國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氣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聖人」，可知供奉的是關聖人。會館因此俗稱「關帝廟」。館內磚雕、木雕十分精美，題材多為文學戲曲故事，主題集中於「孝悌」，和關帝崇拜之「忠義」精神，合成了中國人最傳統最硬核的價值觀。

光嶽樓「資歷」更老，始建於明洪武七年，已是六百五十歲高齡。樓上下四層，純用卯榫搭扣，尤其第三層為「結構層」，繞行一圈，可清晰

看到木構件縱橫交錯、疊扣跨連，巧奪天工。三四樓之間為「空井」，建樓時用來升拉木料，建成後採光通風，亦見巧思。爬到最高層，聊城風光一覽無餘。古來名樓不乏名篇，寫光嶽樓的詩文卻不多，順治時進士施閔章詩曰「危樓千尺瞰滄溟，泰岱東來作翠屏」，氣魄非凡，是極好的。

最後去的隆興寺鐵塔始建於宋，明代倒塌重鑿。形制與佛寺中常見的磚塔木塔相似，卻是生鐵鑄造，約十二米高。石頭底座雕着憨態可掬的力士，還有風化了的伎樂人，有幾個依稀可辨帶有胡人相貌。去時已近傍晚，天色漸漸暗下來，似乎把鐵塔蒙上一層保護色，愈顯其古樸沉實。

聊城這三處古蹟堪稱國寶，又都處市井之中，化作當地人日常生活裏的風景，訴說着這座運河造就之城的前世今生。

網絡又出現新流行詞語「卡皮巴拉」，它是水豚（capybara）的諧音。水豚是食草動物，被稱為「情緒最穩定的動物」，無論外界發生怎樣變化，牠們都維持一副永恆不變的平靜面容，相關表情包和文創產品很流行。

搜索了一下水豚的百科，牠看起來傻乎乎憨態可掬的樣子，外形像一隻沒尾巴的大耗子，四肢短短，身材圓滾滾，鼻孔朝天，十分呆萌。水豚每天主要就是吃飯睡覺、游泳泡澡、曬背小憩，經常被踩了

一下，依舊無愠色不生氣，主打情緒穩定。

在快節奏社會，人們做事追求高效率，每日匆匆喘不過氣來，情緒也容易變得心浮氣躁。年輕人喜歡卡皮巴拉，喜歡的是牠身上極其穩定的情緒。這甚至影響了一些女孩的擇偶標準，她們在社交網絡談此話題，沒想到很多人已經把「高富帥」的標準退居其次，而是把情緒穩定放在了首位，舉例細化包括：遇事不抱怨，對方有小過失不責怪，心情差不亂發脾氣；不會「呸」一聲奪門而出，不會

靈活現，與表演者的肢體融合為一，成為有靈魂的活獅子。如何喚醒當年沉睡的國人靈魂，就是《醒·獅》全劇的主題。

《醒·獅》以四位主要角色建構故事。男角阿醒和龍少都是具有舞獅能力的年輕一代，後者曾經一度被西方國家的鴉片誤導而墮落深淵，幸好能夠及時覺醒。鳳兒是龍少的妹妹，與阿醒情投意合，最後為拯救民族而貢獻自身。醒母是長輩，扶持新一代覺醒復興。《醒·獅》劇雖然以百多年前的往事為背景，但是自覺精神延

伸至現代，仍能產生警世效用。

作為一齣舞劇，《醒·獅》傳遞濃郁感情之餘，更藉着舞台上千變萬化的舞蹈場面，營造高度視聽效果，以至展現獨樹一幟的民族風貌。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舞台上以具透視感的巨大獅頭作為主要布景，雖然沒有具層次感的台階，但編舞活用了具民間特色的板櫂、四方桌作為流動布景，並可搭建不同高度的層級，尤其令到採青場面更為可觀。導演亦活用科技投影。上半場的茶樓場面，先以俯瞰式的角度呈現茶樓熱鬧狀態，然後以

看似隨意，但畫家的構圖布局則頗為考究：棕紅色的桌面佔據約畫面四分之一的比例，和圓號頂端的留白部分比例相同。左側的書本和弦樂相對低矮，與右側譜架和管樂形成高低錯落，讓畫面的節奏有所變化。

整幅作品的色彩銳度較低，光影折射都非常柔和。夏爾丹在完成《音樂的屬性》時，莫扎特年僅五歲。儘管「音樂神童」三次隨父親到巴黎巡



逢周三見報

看到木構件縱橫交錯、疊扣跨連，巧奪天工。三四樓之間為「空井」，建樓時用來升拉木料，建成後採光通風，亦見巧思。爬到最高層，聊城風光一覽無餘。古來名樓不乏名篇，寫光嶽樓的詩文卻不多，順治時進士施閔章詩曰「危樓千尺瞰滄溟，泰岱東來作翠屏」，氣魄非凡，是極好的。

最後去的隆興寺鐵塔始建於宋，明代倒塌重鑿。形制與佛寺中常見的磚塔木塔相似，卻是生鐵鑄造，約十二米高。石頭底座雕着憨態可掬的力士，還有風化了的伎樂人，有幾個依稀可辨帶有胡人相貌。去時已近傍晚，天色漸漸暗下來，似乎把鐵塔蒙上一層保護色，愈顯其古樸沉實。

聊城這三處古蹟堪稱國寶，又都處市井之中，化作當地人日常生活裏的風景，訴說着這座運河造就之城的前世今生。

網絡又出現新流行詞語「卡皮巴拉」，它是水豚（capybara）的諧音。水豚是食草動物，被稱為「情緒最穩定的動物」，無論外界發生怎樣變化，牠們都維持一副永恆不變的平靜面容，相關表情包和文創產品很流行。

搜索了一下水豚的百科，牠看起來傻乎乎憨態可掬的樣子，外形像一隻沒尾巴的大耗子，四肢短短，身材圓滾滾，鼻孔朝天，十分呆萌。水豚每天主要就是吃飯睡覺、游泳泡澡、曬背小憩，經常被踩了

一下，依舊無愠色不生氣，主打情緒穩定。

在快節奏社會，人們做事追求高效率，每日匆匆喘不過氣來，情緒也容易變得心浮氣躁。年輕人喜歡卡皮巴拉，喜歡的是牠身上極其穩定的情緒。這甚至影響了一些女孩的擇偶標準，她們在社交網絡談此話題，沒想到很多人已經把「高富帥」的標準退居其次，而是把情緒穩定放在了首位，舉例細化包括：遇事不抱怨，對方有小過失不責怪，心情差不亂發脾氣；不會「呸」一聲奪門而出，不會

靈活現，與表演者的肢體融合為一，成為有靈魂的活獅子。如何喚醒當年沉睡的國人靈魂，就是《醒·獅》全劇的主題。

《醒·獅》以四位主要角色建構故事。男角阿醒和龍少都是具有舞獅能力的年輕一代，後者曾經一度被西方國家的鴉片誤導而墮落深淵，幸好能夠及時覺醒。鳳兒是龍少的妹妹，與阿醒情投意合，最後為拯救民族而貢獻自身。醒母是長輩，扶持新一代覺醒復興。《醒·獅》劇雖然以百多年前的往事為背景，但是自覺精神延

伸至現代，仍能產生警世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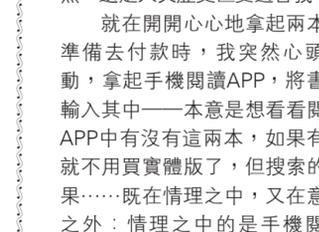
作為一齣舞劇，《醒·獅》傳遞濃郁感情之餘，更藉着舞台上千變萬化的舞蹈場面，營造高度視聽效果，以至展現獨樹一幟的民族風貌。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舞台上以具透視感的巨大獅頭作為主要布景，雖然沒有具層次感的台階，但編舞活用了具民間特色的板櫂、四方桌作為流動布景，並可搭建不同高度的層級，尤其令到採青場面更為可觀。導演亦活用科技投影。上半場的茶樓場面，先以俯瞰式的角度呈現茶樓熱鬧狀態，然後以

看似隨意，但畫家的構圖布局則頗為考究：棕紅色的桌面佔據約畫面四分之一的比例，和圓號頂端的留白部分比例相同。左側的書本和弦樂相對低矮，與右側譜架和管樂形成高低錯落，讓畫面的節奏有所變化。

整幅作品的色彩銳度較低，光影折射都非常柔和。夏爾丹在完成《音樂的屬性》時，莫扎特年僅五歲。儘管「音樂神童」三次隨父親到巴黎巡

演都並未和畫家有過一面之緣，但在其三分之二人生中，二人所處同一時代（夏爾丹一七七九年去世時莫扎特二十三歲）。或許這也是本張唱片選用夏爾丹音樂主題靜物的緣由。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逢周三見報

演都並未和畫家有過一面之緣，但在其三分之二人生中，二人所處同一時代（夏爾丹一七七九年去世時莫扎特二十三歲）。或許這也是本張唱片選用夏爾丹音樂主題靜物的緣由。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逢周一、三、五見報

# 舞劇《醒·獅》

靈活現，與表演者的肢體融合為一，成為有靈魂的活獅子。如何喚醒當年沉睡的國人靈魂，就是《醒·獅》全劇的主題。

《醒·獅》以四位主要角色建構故事。男角阿醒和龍少都是具有舞獅能力的年輕一代，後者曾經一度被西方國家的鴉片誤導而墮落深淵，幸好能夠及時覺醒。鳳兒是龍少的妹妹，與阿醒情投意合，最後為拯救民族而貢獻自身。醒母是長輩，扶持新一代覺醒復興。《醒·獅》劇雖然以百多年前的往事為背景，但是自覺精神延

伸至現代，仍能產生警世效用。

作為一齣舞劇，《醒·獅》傳遞濃郁感情之餘，更藉着舞台上千變萬化的舞蹈場面，營造高度視聽效果，以至展現獨樹一幟的民族風貌。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舞台上以具透視感的巨大獅頭作為主要布景，雖然沒有具層次感的台階，但編舞活用了具民間特色的板櫂、四方桌作為流動布景，並可搭建不同高度的層級，尤其令到採青場面更為可觀。導演亦活用科技投影。上半場的茶樓場面，先以俯瞰式的角度呈現茶樓熱鬧狀態，然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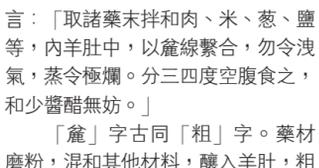
看似隨意，但畫家的構圖布局則頗為考究：棕紅色的桌面佔據約畫面四分之一的比例，和圓號頂端的留白部分比例相同。左側的書本和弦樂相對低矮，與右側譜架和管樂形成高低錯落，讓畫面的節奏有所變化。

整幅作品的色彩銳度較低，光影折射都非常柔和。夏爾丹在完成《音樂的屬性》時，莫扎特年僅五歲。儘管「音樂神童」三次隨父親到巴黎巡

演都並未和畫家有過一面之緣，但在其三分之二人生中，二人所處同一時代（夏爾丹一七七九年去世時莫扎特二十三歲）。或許這也是本張唱片選用夏爾丹音樂主題靜物的緣由。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逢周一、二、三見報

情緒。還有言：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傷脾，恐傷腎。簡單的事不爭吵，複雜的事不煩惱，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音樂的屬性

即將到來的十一月二日是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靜物畫巨匠讓·巴普蒂斯特·西梅翁·夏爾丹誕辰三百二十五周年。本周推薦一張以他靜物畫為封面，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於一九六七年灌錄並發行的兩首「神童代言人」莫扎特最受歡迎的交響曲，由匈裔美國指揮大師喬治·塞爾執棒克里夫蘭管弦樂團演繹《第三十五號哈夫特交響曲》和《第四十一號朱比特交響曲》。唱片封面選擇的是夏爾丹的靜物畫《音樂的屬性》。

畫作於一七六四年由馬里吉侯爵委託創作。夏爾丹完成了一組共三幅作品，分別是《音樂的屬性》、《藝

術的屬性》和《科學的屬性》，這套靜物畫次年還參加了學院展。畫家用橢圓形的版式繪製了這幅堆滿樂器的音樂主題作品。深受荷蘭黃金時代靜物和風俗畫影響的夏爾丹採用了倫勃朗式的背景基調，一束從左上角斜射下來的高光灑在這些樂器上，左右兩側部分則略顯陰暗來着突出主題。小號、圓號和笛子靠在譜架周圍，魯特琴和小提琴則疊放在鋪着樂譜的桌上。儘管物品的擺放

看似隨意，但畫家的構圖布局則頗為考究：棕紅色的桌面佔據約畫面四分之一的比例，和圓號頂端的留白部分比例相同。左側的書本和弦樂相對低矮，與右側譜架和管樂形成高低錯落，讓畫面的節奏有所變化。

整幅作品的色彩銳度較低，光影折射都非常柔和。夏爾丹在完成《音樂的屬性》時，莫扎特年僅五歲。儘管「音樂神童」三次隨父親到巴黎巡

演都並未和畫家有過一面之緣，但在其三分之二人生中，二人所處同一時代（夏爾丹一七七九年去世時莫扎特二十三歲）。或許這也是本張唱片選用夏爾丹音樂主題靜物的緣由。

「碟中畫」莫扎特最受歡迎的兩首交響曲／《音樂的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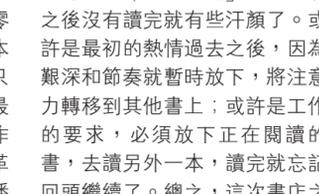
逢周三見報



逢周一、二、三見報



逢周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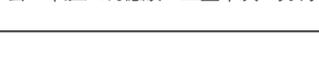
逢周一、三見報

# 灰火羊肚包肉

秋冬吃羊，款式多樣，在於搜尋。太子尋味，走到界限街近砵蘭街一段，隨羊膶入店，吃蒙古羊肉。羊肉湯味清，熱鍋滾上，配搭米線，禦寒一流。再點串烤羊肉，孜然味香，羊脂溢流。另有涼拌羊肉、羊肉餃、熱石羊肉、烤全羊，可惜胃口有限，只能擇日再吃。

羊肚包肉小兒，最後還是加點。兩鼓羊肉肚包，外附小刀，徑自切開，羊肉填滿，滲大漠風情，蘸韭菜花醬，味道融合，添辣椒油，更覺惹味。巧釀羊肚，古法多方，北魏《齊民要術》早有「胡炮肉法」，指當時烤肉的方法，同樣用上羊肚、羊肉。

取羊肚洗淨，翻開添加肉脂餡料，填滿縫口。後續煮製方法，甚具特色，詳引如下：「作浪中坑，火燒使赤，卻灰火。內肚著坑中，還以灰火覆之，於上更燃火，炊一石米頃，便熟。香美異常，非煮、炙之例。」先挖波浪土坑，燒炭使熱，木灰先去。羊肚入坑穩放，上蓋木灰，另再



逢周三見報

# 書店拾舊書

一直都是看電子書，所以已經好久沒有去書店了。今天心血來潮，步入深圳的一家書店，想看看有什麼新書可看。

移步書架之間，各種新書琳琅滿目，我不禁有些焦慮：書太多，如何才能在目光掃過的那零點幾秒之中，準確地停留在一本適合我的好書之上？沒辦法，只能一本一本慢慢「試錯」。最終，選定了兩本：一本是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另一本是彼得·弗蘭科潘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果然，還是人文歷史區更適合我。

就在開開心心地拿起兩本書準備去付款時，我突然心頭一動，拿起手機閱讀APP，將書名輸入其中——本意是想看看閱讀APP中有沒有這兩本，如果有，就不用買實體版了，但搜索的結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手機閱讀



逢周一、三見報

APP裏面果然有這兩本書，而意料之外的是，我早在幾年之前就已經購買下載了這兩本書，只是沒有讀完而已。

果然，這麼多年我對於書的選擇還是「一以貫之」，但下載之後沒有讀完就有汗顏了。或許是最初的熱情過去之後，因為艱深和節奏就暫時放下，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書上；或許是工作的要求，必須放下正在閱讀的書，去讀另外一本，讀完就忘記回頭繼續了。總之，這次書店之行，我雖然沒有買到新書，但卻拾起了兩本幾乎被遺忘的「舊書」，也不算遺憾。



逢周一、三見報